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三

吳江陳啟源撰

邶鄘衛

謂康叔初封即兼有邶鄘衛此漢書地理志之說而服

虔從之者也

漢書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邶鄘衛是也謂之三監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

其地封康叔號曰孟侯

謂康叔止有衛子孫併彼二國此鄭氏詩

譜之說而孔氏正義述之者也孔謂殷畿千里衛盡有

之是反過於周公大非制故以鄭譜為長似矣然殷自
帝甲以後國勢寢弱大抵如東周之世畿封之廣必非
武丁宅殷之舊又重以帝辛之醜土荒民散境壤益削
即如黎為畿內國周得戡之至紂滅時豈猶是邦畿千
里乎又三亳皆商之故都而去朝歌稍遠商未亡時所
謂邦畿千里者定應併數之如東西周通畿之制武王
立三監固未嘗以與之也西亳偃師在孟津之南武王
觀兵於孟津又大會諸侯於此然後北行伐紂則偃師

已非商有南亳穀孰及北亳蒙即宋地也武王克殷初下車即以封微子亦不在三監域內况殷之畿內諸侯非大無道者不應概從誅滅改建他侯則三監所統不過近郊遠郊及邦畿以內地耳康叔兼而有之安得方千里乎且非直此也古人建國原計戶口為定成王作洛之後殷頑民盡徙下都封伯禽又以殷民六族賜之留處故都者殆無幾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地里志又云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

衛三國相與同風合序志之言觀之可見封康叔時民得留者多在衛其邶鄘兩國已成曠土縱欲建他侯勢亦不能因併以畀康叔耳厥後生齒漸蕃稍稍移居彼

地邶鄘舊壤漸致殷庶

漢書功臣表言初定封戶口什才二三大侯不過萬家小侯不

過五六百戶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事正與此相類雖

其地比於他國為大然受之先王不容無故裁削則二國之終為衛有宜也采風之時仍各存舊名以記風土之異理或當然未必以此寓褒貶也孔子謂齊景公曰

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衛侯

見孔叢子

夫統三監則

邶鄘衛兼有之矣孔氏書傳亦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

為衛侯意皆與地里志同也又季札聞歌邶鄘衛而知

康叔武公之德若康叔無邶鄘則其德化何由徧及三

國乎鄭譜謂紂城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楚丘與漕二

地皆見鄘風在河南足徵衛地在河南者故鄘地也祝

鮒論武王之封康叔曰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

見左

傳定武父不可考

桓十二年與鄭伯盟于武父是鄭地非此武父

圃田則豫州

之澤藪也後為鄭有鄭在衛西南圃田之北當與鄘接壤而康叔初封以此為境則以鯀之言合之鄭譜鄘風不又康叔兼有三國之明證乎

漢書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謂之三監康成詩譜不用其說謂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武庚為殷後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孔疏申其意以為三監是管蔡霍武庚不在三監之中漢志三監有武庚無霍叔則管蔡

所監亦不足據信故鄭不指言之斯言良是然愚謂漢志非誤但述之未詳耳宋章氏山堂考索論武王之封武庚知其必叛故立三監使治其國而納其貢稅如舜之封象此雖臆說而事勢或有然殷既三分三叔當分治之漢志既言管蔡監衛鄘則霍叔監邶不言可知又與武庚同國故略而弗著非謂武庚亦一監也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以為管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邶此言管蔡所監與漢志異而言霍之監邶足補漢志之未

及也周書作雒解孔晁注云霍叔相祿父言相則必立於其朝其監邛信矣蓋二叔監之於外以戢其羽翼霍叔監之於內以定其腹心當日制殷方畧想應如此厥後周公誅三監霍叔罪獨輕者良以謀叛之事武庚主之霍叔與之同處意雖不欲勢難立異非若二叔在外可以進退惟我也原設監之意本使之制殷但武庚故君之子又據舊都臣民所心附觀其巷閭周室俾骨肉相讎易於反掌為人必多智數霍叔才非其敵墮其術中

遂反為所制耳故周書多士止數管蔡商奄為四國破
斧詩四國毛亦以為管蔡商奄皆不及霍則霍叔與武庚
同在邶無可疑者而管蔡所監二說必有一是矣

宋胡仁仲宏謂封康叔是武王時事此無稽之談也鄉
讀康誥已辨之而未盡今觀邶鄘衛譜因復論之酒誥
首云明大命于妹邦妹邦紂都也譜云武王伐紂以其
京師封紂子武庚水經注亦云武王封武庚於朝歌則
武庚未亡時據舊都如故安得以封康叔使之明大命

於其地哉酒誥又以殷獻臣及諸臣百工囑付康叔左傳亦云分康叔以殷民七族使武庚尚在則殷之臣工巨室尚以武庚為君寧得以分康叔而煩其劾毖乎況武王三分殷地以置三監何地更容康叔若康叔復廁其間是四監矣史書何止言三監也其衛地在武王世據漢志則蔡叔尹之據世紀則管叔尹之不應又封康叔皆說之必不可通者源謂成王既黜殷遷頑民於洛邑遷之未盡者則以授康叔使為之君而教敕之書序

謂以殷餘民封康叔此實錄也孔叢子記孔子之言曰
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正合書序後儒不信孔子而
信胡氏豈不悖哉

又案宋王存九域志言大名府古觀扈觀亦商之舊都
武王立武庚於此傅氏亦言封武庚於朝歌一統志祖
其說此妄也殷世屢遷其地不可悉考謂大名是舊都
已無確證又言武庚封此則與班書鄭譜鄺注皆不合
尤不可信也至以大名為古觀扈更為舛謬觀乃夏之

觀國杜預謂即頓丘衛縣晉頓丘郡今開州與大名猶近扈乃夏之有扈商為崇侯國文王滅之作豐邑焉即今陝西西安府鄠縣兩國一在冀一在雍隔遠數千里而乃溷之為一地而以大名府當之謬孰甚焉

邶
變風

柏舟

邶風柏舟朱子據列女傳以為婦人之詩今觀列女傳所記與衛事全不相符不知朱子何以取之彼以此詩

乃衛宣公夫人自誓所作夫人齊女嫁於衛至城門而
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入持三年喪喪畢弟
立請與同庖不聽衛君使人訴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
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作此詩其說如此夫衛自康
叔迄君角計三十七君其稱宣公者止莊公子晉耳宣
公夫人始則夷姜烝父妾也繼則宣姜奪子婦也二姜
之外不聞別娶於齊宣公卒後但聞宣姜鶉鵲之醜不
聞更有守義之姜也繼立者宣公子朔非弟也列女傳

之說或云出自魯詩

胡一桂云此魯詩說王氏玉海亦以為劉向楚元王之後元王與申

公授詩于浮丘伯故向之說皆魯詩然列女傳既以柏舟為宣姜作及上疏成帝又引愠于羣小語而申之曰小人成羣誠足愠也仍與毛詩同意則向之說未必皆本魯詩矣

未知果否要其妄為

此說者必因鄘風柏舟是共姜自誓之詩故為造此事

以配之以宣公當共伯以宣公弟當共伯弟武公也鑿

空傳會莫此為甚朱子則信之而反據以詆序何以服

人乎又案朱子雖引列女傳為證然不全用其說而疑

為莊姜詩蓋亦心知其非特欲借之助已以排序耳獨

怪後世耳食之徒因朱子揣度未定之語竟據為典故
遂實指此詩為莊姜所作有張學龍及朱善者執此以
立論言之鑿鑿然緝大全者又錄其語於書以示後學
謔以傳謔妄以生妄經學之陋如此可勝嘆哉

耿耿不寐毛云耿耿猶微微也凡重語皆貌狀之詞多
離於本訓故與說文耳著頰之解異也廣雅云耿耿警
警不安也孔疏明毛義朱傳從錢氏訓為小明蓋欲同
耿耿於頰也殆是臆說

朱子以柏舟詩詞氣卑弱柔順斷其為婦人詩正因誤
認美刺諸篇皆其人自道也此亦說詩之一蔽也至謂
羣小為衆妾尤無典據呼妾為小古人安得有此稱謂
邪邶風兩言日居月諸柏舟毛無傳日月傳云日乎月
乎蓋以居諸為語助也柏舟疏引檀弓何居左傳忽諸
證二字為語助則此居字宜讀為矩而釋文弗及非陸
氏之疏則後世傳寫之誤脫也示兒編宋孫奕著謂諸可訓
於引孟子左傳為證於可訓居引韻釋詩言日月皆有所在未

嘗失其軌度獨仁人不遇莊姜不見答所以自傷也案
諸訓於於訓居亦見玉篇廣韻孫語良然但合之下文
則日月篇猶可通柏舟篇不相接矣且毛義自優不必
更易

朱子以柏舟為婦人詩胡一桂又舉末句不能奮飛婦
人無可去之義為證不如孔疏言同姓之臣不忍去國
義尤允當且與次章亦有兄弟意又相應也

疏云此仁人君之同

姓故以兄弟之道青君

况胡謂婦人無去義則戴嬌宋桓夫人非

邪

綠衣

綠衣首章以表裏喻微顯次章以上下喻尊卑兩意各分無淺深也朱傳曰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失所益甚此未可解

我思古人俾無訛兮程子以為反已之詞取義精矣然論作詩者之義則思古人以責莊公較為平正日月篇逝不古處亦此意

淒其以風嚴緝以為淒當作淒妻旁二點从久寒也案淒字說文玉篇俱不載乃俗字也嚴誤矣淒雲雨起也詩字當以从水為正今本皆作淒

淒泮列三字皆不見說文玉篇獨有列字則列字較古矣故下泉孔疏辨列字當从久至淒字泮字唐韻雖載之然綠衣之淒其匏有苦葉之未泮經文皆从水不从久也盖唐韻成於開元衛包與孫愐同時猶未及據其書以易經字矣案韻會淒字注云通作淒引詩淒其以

風泮字注云通作泮引詩迨冰未泮其注淒字雖迷嚴
緝之言然仍以為詩作淒則是宋時經文此兩字皆从
水近世諸本亦然惟監本注疏泮作泮定是鏤板時栗
監之彊解事者妄改之也可見校讎之任至重須擇識
字人

燕燕

仲氏任只任字毛訓大釋文入林反鄭訓以恩相親信
釋文而鷓反朱傳義從鄭而音從毛殊少檢點

衛詩兩言塞淵卹其心塞淵傳云塞瘞也鄭無箋意同
毛矣鄙秉心塞淵箋云塞誠實也毛無傳以卹傳例之
意未必同鄭也孔疏於二詩皆以塞為誠實豈謂瘞與
充實同義乎案釋詁瘞微也釋言瘞幽也說文瘞幽埋
也幽微之義與充實不同孔氏一之誤矣又案卹傳瘞
字崔集注本作實孔謂塞實乃俗本是明知實非毛義
矣而申傳用之不解其故又書溫恭允塞疏引詩毛傳
訓塞為實是又據崔本為正兩疏皆出孔氏而彼此互

異豈各因舊文邪又案說文有瘥字云靜也靜與幽微義近雅傳瘥字當是瘥之借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言戴嬌以思先君之故故臨行時

猶勸勉我也

此孔疏申鄭之說

意如此足矣楊氏

名時著詩辨疑一卷謂

詩勉莊姜當思先君求深而反淺不如古注也又朱子

初說以此為求教之詞言當念先君而有以勉已亦非

是詩皆別後追述語瞻望弗及嬌已行矣安得復求教

乎今集傳用楊說而輯大全者引孔疏分注其下竟莫

識其意之不同尤為可笑

日月

日月篇序言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致困窮東萊發明之以為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傾搖也莊姜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此義當矣朱子辨說以為莊公在時所作蓋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非所宜施於前人不知古注寧本訓曾言曾不顧念我並無望之之意

德音無良言無善惠恩意之聲語於我與上二章古處相
好同一語例總是不見答之意耳何妨於身後言之其
以我顧為願望之詞德音為莊公之名譽即朱子臆創
之解可據以駁序乎

日月篇兩逝字唐有秋之杜篇兩噬字毛傳皆訓逮爾
雅作逮亦云逮也文異而義同噬肯適我韓詩噬作逝
而訓及義亦同毛字訓相傳不謬矣集傳以為發語詞
不知何本

日月詩四章每章皆言胡能有定作詩本意在此一語
矣完之見弑由於莊公之不定其位位之不定由於莊
姜之不見答禍端所始故反覆言之鄭箋以為定完得
其指矣朱傳解為莊公之心意無定夫莊公之心知嬖
州吁母而已何嘗無定乎德音無良倒語也正言之當
云無良德音耳與古處相好皆指莊公之待已而言古
人多倒裝文法崧高篇謝子誠歸亦此類集傳云德音
美其詞無良醜其實殊未明劃

終風

朱子辨終風序以為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未見其然也州吁弑君虐民好亂樂禍狂譏之惡誠宜有之今篇中取喻非一曰終風曰暴曰霾曰曠曰陰曰雷其昏惑亂常狂蕩失心之態難與一朝居矣莊公雖非令德之君或未至此且朱子所謂有夫婦之情者殆指篇中中心是悼悠悠我思及寤言願言諸語耳然悼其無禮思其不來婦固可施之於夫豈母獨不可施之於子乎

此姑就時解論之其實
詩意不如此辨見後條

說終風詩者謂莊姜不忘州吁見侮慢則悼之莫往來
則思之甚至憂而不寐望其思我母子之情惓惓不已
所以為溫柔敦厚也此言非是州吁弑君篡國阻兵安
忍是衛之賊也衛人未嘗以之為君莊姜安得以之為
子況其謔浪笑傲侮慢其嫡母正定姜所謂越妾使余
者彼不以母道事莊姜莊姜安得以子道畜之母子之
情絕之久矣何自致其惓惓乎故凡經文言悼言思言

願鄭云願思也

皆非指州吁也然則何所指曰序不云乎莊

姜傷已也傷已者傷已之不能正州吁耳正之維何曰

聲其弑逆之罪告於國人而誅之則正然非婦人所能

及已故受其侮笑不敢怒也悼之已耳至莫往莫來若

可幸矣然國家之禍至此豈能解於思乎此首章次章

之意也下二章又言其憂悼之情至不能寐且念不得

伸如行而躓心之痛切如割而傷

毛訓懷為傷

皆承上二章

言之也然則莊姜所憤者亂賊之橫行所悲者宗社之

多禍而已安得反結歡於篡弑之人欲與序母子之情
哉果爾則夫子不錄其詩矣

莊姜子桓公而惡州吁吁素驕不平於中久矣一旦行
篡弑之事自以為國君遂傲睨其嫡母笑之諛之以快
夙昔之憤小人情態諒有之也又案釋詁云諛浪笑傲
戲諛也蓋古人本有此語故爾雅釋之卽詩人采用成
語亦如後世文人撫典故以助詞藻也宋儒執此疑釋
詁非周公作固矣

惠然肯來箋云肯可也有順心則可來不欲見其戲謔
此語當矣州吁安得有順心之時乎言可來正欲其不
來也距之之詞非望之之詞也左傳隱四年言州吁有寵

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則姜之惡州吁久矣豈有躬
行弑逆人神共憤而反加親愛望其肯來者乎案肯說
文云骨肉閒冑冑著也從肉骨省一曰骨無肉也苦等
切古文作冑玉篇云詩惠然肯來可也今作肯

願言則嚏嚏字釋文作嚏案作嚏是也毛傳云嚏哈也

毛不破字若有口旁不應從路訓矣是毛公傳詩時本作壺也鄭箋云壺讀為不敢噓咳之噓若本來有口旁鄭何須破字乎是鄭氏箋詩時猶作壺也自鄭有道我之解後儒喜其纖巧近俗多從其說然陸本作壺是唐時經文尚未盡改其徑改為噓不知始於何時矣余謂傳義得之毛訓壺為路壺當為竹利反與狼跋篇壺尾之壺同是礙而不行之義此言徒思之不能行之也誅除篡賊原非婦人事也下章願言則懷毛云懷傷也

蓋言思及此則傷心也二語皆自道其思非謂州吁思我鄭以俗人道我釋之穿鑿之見耳又崔靈思梁人集註所載毛傳臺路作臺欵崔云欵今俗人云欠欠欵是也人體倦則欠意倦則欵音丘據反玉篇云欵欠張口也余謂人多思之極輒至困倦崔義亦優矣

擊鼓

擊鼓篇契濶本訓勤苦

毛鄭同

言死生勤苦相與共之也

下章濶兮訓乖濶洵

呼縣反毛云遠也釋文云韓詩作變變亦遠也

兮訓疏遠

此濶字與下洵同義而與上契濶義異言乖濶而不能

相活疏遠而不得信

仲

其意也上章言昔日相約如此

下章言不遂所約為可歎也今以契濶為隔遠已屬臆

說矣又以闊分承契闊洵

讀荀訓信從鄭氏解

今承偕老疆加分

配殊不成文義東萊釋此二章悉遵毛傳最得之

洵字從毛義宜音呼縣反或謂與下信字不協當音洵

訓信不知此二音古本相通說文洵字諧旬聲旬字音

眩諧旬省聲旬或作昀亦諧旬聲皆是也洵與信古本

協耳陸德明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近世趙凡夫言說
文之讀若與諧聲多有甚遠於今者正可借以考古音
斯皆至論

凱風

詩人美刺多代為其人之言故有似刺而實美似美而
實刺者不獨三百篇也後世騷賦及樂府猶然凱風美
孝子止述其自責之詞夫自責而不怨親母感其意而
不嫁正孝之實也美之者道其實而已矣若謂七子自

作是暴揚其親之過何得云孝況人子自責惟有涕泣
引咎豈暇弄文墨誇詞藻邪

凱風首二章皆興也集傳分首章為比次章為興太鑿
矣劉瑾以有應無應釋之豈詩本指乎小雅谷風青蠅
亦然

覲睨黃鳥載好其音傳云覲睨好貌是興其色也故箋
疏以覲睨喻孝子顏貌之和以好音喻孝子詞氣之順
而引論語色難內則下氣怡聲證之說詩如此方可令

人興觀羣怨集傳以眴眴為聲闕其一義矣嚴坦叔王雪山跋之良是

眴本作眴從日旁玉篇云明星也字三見詩而皆從目
凱風眴眴黃鳥傳云好貌杖杜有眴其實傳云實貌大
東眴彼牽牛傳云明星貌各隨文釋之故不同要皆貌
也非聲也禮記華而眴釋文云眴明也意亦同詩傳玉
篇獨取大東傳語此殆眴之本義乎左旁從日或以此
其眴字乃睥之重文說文云大目也從目旱聲或從完

戶版反非此三詩之晚

雄雉

雄雉首二章之興毛鄭釋之皆以喻宣公媚說婦人之態後儒以其取義鄙淺故易其說然案雉不遠飛崇不過丈脩不過三丈故築墻者以高一丈長三丈為一雉曾子固指為行役之喻既非其倫又雉飛甚疾決起而橫刺數步即竄入林草間陸農師謂雉飛若矢一往而墮是也朱子訓泄泄為飛之緩而以舒緩自得反興行

役之苦亦非善於體物者也源謂雄雉及匏有苦葉同是刺淫之詩而皆以雉為興一曰雄雉一曰求牡明著其雌雄分喻君與夫人語若相應作者之意未必不如毛鄭解也又詩人託興鳥獸為此詩言雄雉南山言雄狐皆以刺淫外此無專目為雄者尤足證雄雉是指斥宣公之詞

匏有苦葉

匏有苦葉首章以匏與濟興禮之不可越又以濟之深

淺喻禮各有宜次章以濟與雉興夫人之犯禮取興於物者凡三而八語之中一言匏再言雉五言濟錯舉以便文耳要之語語為刺淫託興非於假象之中又容主相形也朱子謂以匏興濟又以濟興雉然後以雉比淫亂之人古人文義平直未必作此謬巧

濟盈不濡軌古注軌從車凡音犯朱傳軌從車九龜美反取協韻也案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注引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轉頭孔疏申之謂注

以軌當大馭之軛以范當大馭之軛軛是轂末軛是軾
前似軛亦可名軛矣其匏有苦葉詩疏則引中庸及匠
人注以證軛為車轍之名又引說文及考工記注以證
軛亦名轄不名軛而謂少儀軌字乃軛字之誤然則軛
之名軛是鄭意而孔不從也名物疏引羅中行語謂軾
前轂末二處皆水可濡孔仲達不知軛亦名軛乃謂少
儀字誤朱子不知軛為軛遂以車轍釋之轍迹特車行
之見於地者豈可濡乎羅蓋以詩字是軛非軛且是轂

末之軌非車轍之軌也源謂孔義優而韻遠朱韻協而義乖羅則義韻俱通似矣但孔氏詩疏辨據精博則軌之亦可名軌恐鄭之臆說耳況軹之名軌孔自明知之而特駁其誤羅以為不知尤非也軹前之解本於毛傳不比紛更

以飛雌而求走牡大怪事也宣公之與夷姜人倫大惡故詩引為喻其託興非泛然矣古注本不謬歐陽氏乃謂雌雄牝牡飛走之通稱而引雄狐牝鷄證之殊失詩

意

谷風

德音無良德音莫違此二德音謂夫婦間晤語之言也
日月集傳既以德音為莊公之聲譽矣至于谷風則解
之為美譽曰不可以色衰而棄其德音之善是又以為
婦人之聲譽矣夫女子之名不出於相焉用聲譽乎案
德音屢見詩或指名譽或指號令或指語言各有攸當
嚴緝辨之甚詳

葑菲二菜孔仲達合詩爾雅坊記注及方言草木疏之

言而總斷之云葑也須也

取毛傳及孫炎爾雅注

蕪菁也

取陸疏及方言

蔓菁也

取坊記注

葑蒺也

取孫炎爾雅注郭璞去葑蒺而取蒺葉

莢也

取方言

菰

也

取陸疏及方言

七者一物也菲也芴也

取毛詩及爾雅

蔥菜也

取陸疏郭

氏注爾雅以為別草

土瓜也

取郭注此非藤姑之土瓜

宿菜也

取陸疏

五者一物

也其狀似菑而非菑也故鄭箋云菑類孔語亦明劃矣

但合之今世終不能確指為何菜豈非古今物產有不

同與以本草考之葑猶可識而菲則難稽矣葑本草名

葉菁又名九英菰又名諸葛菜入別錄上品與蘆菔同

條而非蘆菔隱居已辨之矣

王伯厚補注急就章亦云葉菁根葉及于是菰類與

蘆菔全別

李氏綱目云蔓菁菰屬也根長而白味辛苦而短

莖粗葉大而厚闊夏開黃花四出如菰子亦如菰子而

紫赤色蘆菔根葉華子都別非一類也蔓菁六月種者

根大而葉蠹八月種者葉美而根小惟七月種者根葉

俱良擬賣者純種九英九英根大而味短削淨為菹甚

佳今燕京人以瓶醃藏之謂之閉甕菜案如李言則俗

呼大根菜者乃是物矣自北方來者根甚大南方植之
根漸小憶幼時見園圃中植此菜根大才似蒿苳後有
自燕攜歸者其大數倍於幼所見蓋地氣不同如此菲
不載本草不知今為何菜陸疏言其莖粗葉厚而景純
釋蔥菜云生下濕地似蔓菁華紫赤色則與葑殆同類
而小別故風人並舉之與

爾雅有荼共三見詩誰謂荼苦菜荼薪樗董荼如飴爾
雅之荼苦菜也有女如荼予所持荼爾雅之葉

音
標 荼 音
呼 茶

也以薺茶蓼爾雅之荼委葉也凡三草矣谷風朱傳釋
荼為苦菜又繼之曰蓼屬詳見良耜是誤合兩荼為一
物竟不思苦菜與委葉皆名為荼名同而物異爾雅有
明文也夫苦菜之名見於爾雅月令及周書時則訓
詩之詠之者尤不一而足而內則用為濡豚之包儀禮
用為羊羹之芼則養親薦賓亦資其味豈可充以穢草
乎朱子之為此說者止因良耜詩荼蓼並言又閩人稱
辣茶為可證耳夫荼為陸穢蓼為水穢此委葉之荼也

若苦菜即此荼則與蓼一物而分水陸其形色性味亦

必相類今考之傳記所言乃大不然苦菜生於寒秋經

冬歷春得夏乃成

此易通卦驗玄圖語
桐君錄亦云冬不枯

蓼則春生而秋

萎一異也苦菜以四月秀

見月令及時訓韓保昇亦云
春華夏實至秋復生華而不

實蓼則華於秋二異也苦菜葉似苦苣斷之有白汁

見易

通卦驗玄圖顏氏家訓及唐本注皆引之
本草綱目亦云莖中空而脆折之有白汁蓼葉狹小無

白汁三異也苦菜華黃似野菊

見本草
衍義

蓼華成穗而長

色紅白亦有黃白者名木蓼然不似菊也四異也苦菜

味苦蓼味辛五異也苦菜一華結子一叢形如蒿子

蓼子大如胡麻赤黑而尖匾

皆見本草綱目

六異也然則二草

之相去遠矣何得溷為一物況有爾雅正典不信而取證於百千載後蠻方之土語不亦迂乎

苦菜莖屬也合璧事類云莖有數種色白者為白莖色

紫者為紫莖味苦者為苦莖苦菜即苦莖也家栽者謂

之苦莖野生者謂之苦蕒宋洪邁續筆云苦蕒俗名苦

莖然則實一物也莖說文作葍云菜也似蕪者彊魚切

玉篇云蒙苦蕒菜也廣韻云蕒莫蟹切吳人呼苦蕒皆
是物也又案本草本經名茶別名游冬廣雅同嘉祐本
草名苦苣李氏綱目名苦蕒云野苣頻折之則味甘滑
反勝於家植者

其甘如薺薺俱禮切泚十禮切二字同韻而異母薺從
母泚清母也集傳薺音泚恐誤匍匐救之匍本蒲北切
集傳蒲卜切北入職韻卜入屋韻截然兩音而朱子一
之亦誤今吳人土語呼北為卜豈俗人傳寫之誤邪

薺毛鄭皆無訓釋呂記引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

菹及羹亦佳案此即爾雅之差

才何切

薺實也郭注云薺

子味甘邢疏亦引本草語

即呂記所引

及谷風詩證之東萊

之解蓋本此錄雷云薺以冬美晉夏侯湛薺卞伯玉皆

有薺賦指此草也爾雅又云薺莫音

大薺又云薺

音莖

薺卽月令靡草二種皆薺類而味不及案薺草陶貞白

名醫別錄列於上品入菜部陶云薺類甚多此是今人

所食者葉作菹羹亦佳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是也李

時珍本草綱目注云薺有大小數種小薺莖匾味美其
最細小者名沙薺也大薺科葉皆大而味不及其莖勁
有毛者名薺蕒大薺味不佳並以冬至後生苗二三月
起莖五六寸開細白華結莢如小芋而有三角莢內細
子如葶藶子其子名差四月收之師曠云歲欲甘甘草
先生指此釋家取其莖作挑燈杖可辟蚊蛾謂之護生
草爾雅又有薺音底音底注云薺薺何氏古義以釋此
詩之薺誤矣薺薺根似人參葉似桔梗俗呼為甜桔梗

二草原一類而甘苦殊也神農本經合桔梗薺芫為一物陶氏別錄始分之陶又云魏文帝言薺芫亂人參即此也

詩記土風而邶谷風言涇渭鄭謂絕去所經見蓋秦人女嫁為邶人婦也禮惟大夫不越境逆女而士昏禮有異邦贈送之文則士庶人得外娶矣疏申箋意甚明或謂涇濁渭清世共聞知之不必咏其所見義亦通但不如箋疏之明當

谷風第五章三言育鄭作兩解昔育訓幼稚育鞠既育
訓長老字同而義反又共在一章後儒所以易其說也
然古世字少一字而兩用容有之耳集傳訓育為生則
既生既育義複矣生謂財業育謂長老古注本分二義
集傳止云既遂其生則經文既育不已贅乎

史游急就篇云老菁藁荷冬日藏師古注云秋種蔓菁

至冬則老而成就又收藁荷

藁汝羊反一名萁莖莖葉似薑根香脆可為茹李時

珍曰有二種白者入藥赤者堪啗

並畜藏之以禦冬也宗懔荊楚歲時

記云醃藏蘘荷以備冬儲又以治蠱案詩言旨蓄殆斯類矣蓄丑六許六反作菑畜菑廣韻云冬菜也

式微 旄丘

二詩皆黎臣作也然式微勸其君歸旄丘責衛伯之不救指各不同者意狄人破黎之後必自棄而不守黎侯若能自振則遺民猶有存也歸而生聚之教誨之尚可復興此式微勸歸之意乎然此時狄雖去而國已破且日懼狄之再至也必得賢方伯資以車甲送之反國為

之戍守如齊桓之於邢衛方可轉危為安此旄丘之詩所以望衛之深而責之至也始則勉其君繼則望其鄰而終莫之從亦可閔矣夫子錄此二詩示後世以自彊之道邇鄰之誼也厥後百餘年晉人數赤狄潞氏罪言其奪黎之地因滅潞而立黎侯是黎未嘗亡也豈黎君流寓日久雖無衛援而仍能自歸其國與則式微之作不為無力矣

旄丘

旄丘未章惟毛傳之解萬不可易毛以流離之鳥少好
長醜喻衛君不知救患卹鄰苟安旦夕始雖愉樂終必
衰微徒有衰然尊盛之服而德不能稱其說如此余因
思衛不救黎而狄患終及衛非獨天道好還也衛宣之
時君荒臣惰百度弛廢其勢必趨於亂亡黎臣見微知
著故以流離喻之夫子錄其詩示戒深矣鄭謂衛臣初
許迎復黎侯既而背之似流離之始美終惡所見已私
不如毛也至王氏解流離瑣尾為黎人羈旅之狀尤無

義趣況流離之為鳥名經傳歷有明證安石以臆見易之可乎

褒如充耳毛傳訓褒為盛服充耳為盛飾言大夫服飾雖盛而不稱也鄭箋忽有耳聾多笑之說言諸臣顏色褒然如塞耳無聞知釋文因訓褒為笑貌毛說平正而無奇鄭說纖巧而可喜宜宗儒之從鄭也今案褒字從衣原訓為盛服漢武帝策賢良云子大夫褒然為舉首

見董仲舒傳

服虔注云褒然盛服貌正祖此詩義其云多笑

者康成之妄說耳充耳即瑱施於冕服故為盛飾又詩言充耳不一而足淇澳著都人士皆有之並無取譬義者淇澳篇以充耳為美此詩以充耳為刺盛飾均也而稱不稱分焉美惡不嫌同詞君子偕老篇玉之瑱也即此充耳舉盛飾以見其不稱與此詩義亦同

袞似救切從衣采聲被也唐風羔裘豹袞是也偕為盛飾貌又偕為枝長皆余救切旄丘袞如充耳毛云盛飾生民實種實袞毛云長也均非袞字本訓故音亦異焉

今衣袂之褻俗作袖而褻之為袂反屬創聞矣又案說文采即穗之或體云未成秀也人之所收從爪禾徐醉切然則旌丘之褻從衣取義生民之褻從采取義雖假借實有因也

簡兮

簡兮簡兮毛訓大鄭訓擇而擇義較優朱傳簡易不恭之說本於橫渠恐未當也簡兮簡兮方將萬舞言簡擇衆工充萬舞之數語本明順若云不恭不恭方將萬舞

成何語邪況朱子以此詩為碩人自言也不恭之態出於他人評論猶可若自言其然則是明知而故為之又誇之以為美斯乃庸妄之人耳烏足為賢大全錄輔廣之說云既自以為簡易又自以為碩人便見其不恭是又分簡易不恭而二之破壞其師說矣又云當明顯之處公然為此而不以為辱亦不恭之意此尤屬兒童之見舞必在賓祭時自當為衆目所覩安得擇一暗室中而舞邪古人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入學必習舞凡舞人

皆國子也舞何足為辱而愧人見乎孔疏云諸侯四佾

此公羊傳之說

舞者為四列此碩人居前列上頭者所以教國

子弟也語甚明當集傳易其說而與日中句同訓之曰
當明顯之處已屬含糊矣輔氏從而發明其指尤令人
齒冷也

簡兮首章如毛說則為舞者三方四方山川之舞也日
中教國子之舞也公庭宗廟之舞也鄭以方將為方且
缺四方一舞說小異而俱通惟萬舞本兼干羽傳義得

之鄭襲公羊之誤專指為干舞東萊駁之允當

泉水

毖彼泉水毖乃泌之借也說文引詩作泌得之文選魏都賦泉毖湧而自浪注呂延濟曰毖泌也李善曰毖與泌同二說通毖泌為一義正本於說文之引詩但說文泌字注云俠流也李注引之云水駛

字亦作駛疾流也
也疏史切

與今本不同案說文俠訓俤俤訓使俱不切水流義俠字殆駛字之誤史夾字形相近馬旁草書又易溷人因

而致誤耳李注所引當得其正近世趙凡夫以為狹當作庚或作陝此必未見李注戾辟也辟仄也豈若駛疾之明當乎又馭流亦見內典此釋經者采用說文語耳首章諸姬集傳既以為姪娣矣次章諸姑伯姊又云即諸姬然則姑即姪姊即娣乎何前後之自相戾也

涕禰干言皆指所嫁之國至衛所經之地出宿飲餞同是懸擬之詞毛鄭之解本平正也王氏以涕禰為衛地干言為所適國地特見下文女子有行言出嫁事還車

言邁言歸寧事欲令語意相接耳但出宿飲餞語本一例彊分為兩釋不已鑿乎況次章首言歸寧下四語又言歸寧之意正因有行以來遠父母日久故思歸衛與姑姊相見文義未嘗不順也又曹氏引漢地里志東郡臨邑縣有沛廟謂東郡是衛地以證王氏之說華谷甚信之此非也沛水經流豫兗二州之境所歷國多矣何必臨邑沛廟方得名沛哉况禮既飲餞即行舍於郊是謂出宿大國之郊去國都不過十里宣公時尚都朝歌

為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漢臨邑縣今屬山東濟南府相
去甚遠非出宿之地

還歸於衛釋文云還音旋此字例同音更不重出蓋詩
中還字皆應讀旋釋文不及盡加音反故獨注之於此
集傳此詩並無分說而以後還字亦無音反疏矣俗人
不知遂槩讀如字

不瑕有害瑕字毛訓遠言至衛亦非遠而有害也

王肅述之

以為不遠鄭訓過言非過差也張氏釋之以為不大有

害則遠過二義俱可通而文義亦明順集傳訓為何則
當云不何有害經文為不詞矣又詩中瑕字及遐字集
傳槩訓為何以為古音相近可以通用考其所本蓋因
表記引隰桑詩遐不謂矣鄭注以何釋遐故襲用之併
及瑕字耳然同是康成之說也於箋詩則厭棄之如土
苴於注記則遵奉之如玉律誠不解其何意

爾雅釋水歸異出同流為肥郭注引泉水毛傳釋之詩
我思肥泉毛云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是也劉熙釋名推

其故以為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惟捷為舍人反是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如此則正文歸字成虛設殆不然而酈道元水經注以衛之肥泉實異出同歸疑舍人之言為是云泉水有二源皆出朝歌城北右水南流東誦左水東流南誦合為馬溝水又東與美溝水合又東南注於淇水為肥泉是為異出同歸也其援據似不謬矣然余謂川谷流變古今多有不同河濟經流尚非禹績之故道况其小者乎酈所據

者元魏時之肥泉目未必邶風之舊也舍人之言既不
合爾雅文義而毛鄭諸家之解又有師授不可盡以為
非且天下之水異源者甚多濟水漢水皆二源沁水潁
水皆二源何不盡得肥名也至自分而合則凡水皆然
不足為異肥泉若異出同歸亦適得水之常耳爾雅何
特別而識之乎

北門

室人交徧謫我鄭箋云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謫我是室

人者泛指家中人父母兄弟皆是也朱傳以為室人無以自安亦未偏有所指大全錄范氏之言引周南婦人能閔君子以相比況則此詩室人專曰其婦矣案列子周穆王篇記鄭人獲鹿事以室人與夫對稱則謂婦為室人古已有之但詩言交徧則鄭解為勝

王事敦我毛云敦厚也則應如字鄭云猶投擲也

擲本作撿

則應都回切釋文甚明朱傳從鄭解矣復云叶都回反豈欲正讀如字乎

北風

邶之有北風猶魏之有碩鼠也避虐與避貪人情皆然
不待賢者而後能也程子謂北風詩乃君子見幾而作
夫北風雨雪害將及身當此而去亦不得為見幾矣又
序以此詩為刺虐而辨說非之以為衛君淫亂亡國不
聞威虐之事集傳又以烏狐為不祥之物則通義駁之
允矣

靜女

詩人說靜女之德皆與宣姜相反城隅高峻之節也形
管法度之器也歸萋有始有終之義也是謂貞靜而有
德宣姜以伋妻而受公要是無節矣譖殺伋壽與盜同
謀是陷君於不法矣始播醜於新臺終貽羞於中冓是
無始無終矣故詩極稱女德而序反言夫人無德序所
言者作詩之意非詩之詞也橫渠東萊皆從序說集傳
獨祖歐陽本義指為淫奔期會之詩夫淫女而以靜名
之可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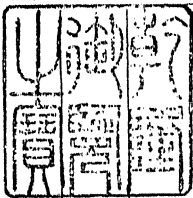
靜女詩彤管毛傳以為女史記事所執而宋儒疑之李氏言鍼有管樂器亦有管古未有筆不稱管也解頤新語亦謂筆始於秦古以刀為筆不用毫毛安得有管此皆謬說夫筆之來古矣爾雅云不律之謂筆曲禮云史載筆莊子云宋元君將畫圖衆史舐筆和墨太公陰謀載武王之筆銘云毫毛茂茂此皆三代文典也已著有筆名可謂古無筆乎可謂古筆但用刀不用毫毛乎筆不始於秦明矣董仲舒答牛亨問曰蒙恬所造即秦筆

耳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兔毫
毫竹管也又問彤管何也荅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筆
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夫有筆之理與書俱生尚書
中候云龜負圖周公援筆寫之其來尚矣案董仲舒荅
牛亨問漢短書名也

王充論衡云二尺四寸聖人文語
漢事未見于經謂之尺籍短書

張華博物志崔豹古今注皆載其語仲舒去古未遠所聞
必有據又武帝時毛詩未行而仲舒之論彤管與詁訓
傳相合不足為確據乎至謂恬造秦筆非今筆而古今

注又言秦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得稱於時此皆
篤論也集傳曰彤管未詳何物殆惑於後儒之說又案
董謂兔毫竹管非秦筆而韓愈毛穎傳有吐生管城之
語文人謾戲非經考據不足置辨也



毛詩稽古編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稽古編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莫瞻菴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_臣陳木

謄錄監生_臣甯汝櫟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四

吳江陳啟源撰

廊 變風

柏舟

實維我特毛以特為匹朱子謂特乃孤特之義而得為匹者
古人多反語故小雅新特亦用此詩毛義釋之然毛傳以新
特為外昏鄭申之為特來無併之女與匹義反矣案我特韓

詩作我直云相當直也

見釋文

兩家字異而義同意毛傳詩特

字亦作直乎不然則師授如此也不得為小雅新特例矣

牆有茨

茨者以茅葦蓋屋也資者草多貌薺者蒺藜也牆茨楚
茨皆應作薺今詩及爾雅皆作茨借也惟說文引詩作
牆有薺玉藻注引詩作楚薺得字形之正離騷王逸注
引詩作楚楚者資亦借也漢書師古注謂采薺薺字禮
經或作資又作茨則此三字古本通用案蒺藜有二種

子有三角刺人者杜蒺藜也子大如脂麻狀如羊腎者
白蒺藜也出同州沙苑牧馬處杜蒺藜布地叢生或生
牆上有小黃華詩牆茨楚茨指此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孔疏引追師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蓋副
覆音同也謂釋文副芳富切說文富方副反二字皆入
宥韻今讀如赴乃俗音也玉篇引周禮作髻云或作副
匹宥匹育二切廣韻數救切皆無赴讀黃公紹韻會收

副富二字於七遇誤矣

正韻亦仍其誤

黃又謂說文富福務切

今徐氏韻補並不然又案說文副判也芳迫切籀作𠂔生民釋文引字林云匹亦反然則副本入聲生民拆副乃本訓也覆首義當以髻為正

副笄傳云笄衡笄也衡笄本周禮天官追師文傳引其成語耳合衡笄為一物也衡垂於當耳笄橫於頸上彼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笄卷髮者是衡與笄本一物

也孔疏引之乃云惟祭服有衡筭垂於副之兩旁云云
於衡下增二筭字而不引筭卷髮之文是以釋衡者釋
筭矣呂記朱傳皆仍其誤而嚴緝尤失之曰筭者婦人
之首飾惟后夫人之副其筭謂之衡筭是竟以衡為筭
名又曰毛以衡筭為一物鄭注追師以衡筭為二物疏
濶毛鄭為一說不知毛公連引衡筭所以見筭之為玉
非合二物為一也鄭注追師既引衡筭為二物而箋詩
副筭仍不易傳亦知毛意與已不異也疏之誤在引釋

衡文而不引釋笄文目嚴誤認毛意而謂與鄭異說其
誤更甚於孔矣又案大雅追琢其章疏引追師注衡下
無笄字安知此疏非傳寫者之誤乎

象服翟衣毛傳以象骨及羽為衣服之飾而孔疏不從
以為象骨飾服經傳無文又衣服隨身卷舒非可羽飾

蓋右鄭也

鄭謂象服即翟衣
象鳥羽而畫之也

然古籍散亡制度不見於

經傳者多矣安知象飾之服毛非有據乎至以羽飾衣
春秋時尚有之楚王秦復陶翠被杜注謂秦所遺羽衣

及以翠羽飾被

見左傳昭十三年

不聞其礙於卷舒也又案說

文釋褱為畫衣揄為翟羽飾衣陸農師謂周禮二翟曰翟而褱衣變翟曰衣當是褱衣畫雉揄闕二翟皆羽飾以證說文其語良是

鬢髮如雲毛訓鬢為黑髮服虔左傳注訓美髮說文訓稠髮玉篇訓同說文皆專指髮言也朱傳竟訓為黑因此詩與髮連文不可重言髮目然物之黑者甚多可盡目為鬢乎又案鬢本作今鬢乃重文

哲哲二字形音及義訓俱別哲從別折

木

旁聲音析人色

白也詩揚且之哲毛傳訓白哲左傳澤門之哲與黜對

聖門曾點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皆字子皙各與名反

是也俱取白哲之義哲從日折

手

旁聲音折又音制明也

字又作晰又與哲慙通用詩明星晰晰毛云猶煌煌庭

燎晰晰毛云明也易明辨哲孔疏釋為智書明作哲孔

傳訓照了是也俱取明智之義故書明作哲史記作明

作智漢書作明作慙云慙知也近世陳第古音略因廊

風哲字與掃帝字協遂音哲為制又引易明辨哲為旁
證誤矣此詩稱宣姜美色故言其眉上揚廣面色白哲
與明智義何涉哉鄘風之哲大有之哲截然兩字焉可
同也然其誤實始於集傳集傳叶韻率祖吳棫韻補吳
音哲為征例反而引易明辨哲證之並不引此詩也朱
子不辨哲哲是兩字而濶用征例反為哲音陳遂襲其
誤耳吾友楊子令孜知此失直欲改哲為哲以就韻此
亦不然明智之稱可施於性行不可施於顏面也源謂

古無入聲

今北土猶如此

未有四聲之別若轉暫作去聲則當

謂息例反與掃帝自協何必改字乎

是紕袷也毛云當暑袷延之服孔氏申之以為展衣而

以絺為裏者所以紕去袷延暑熱之氣也紕袷音薛煩

然則二字皆借用以意推之紕當是滌

除去也私列切

之借袷

當是煩之借耳王安石見說文袷字博慢反與袷同音

遂妄為之說曰暑服而加紕袷所以斂飭也彼以紕乃

羈紕袷乃袷繫必是纏絡於暑服之外者不知說文袷

訓無色並不與絆同義紕又作褻亦非羈紕義安得彊
為傳會乎又案絆字叔重讀若普詩釋文附表反其博
慢反乃徐鉉音非古也朱子過信安石故音半而叶煩
夫煩是本音何叶哉

桑中

朱子以桑中詩為淫者自作與東萊爭論不啻千餘言
識者多是呂通義已載其說矣至小序所云政散民流
而不可止語偶與樂記同非謂桑中即桑間也朱子因

此語遂全引樂記文以證此詩之即桑間殊不知樂記
既言鄭衛又言桑間濮上明屬兩事若桑濮即桑中則
桑中乃衛詩之一篇言鄭衛而桑濮在其中矣何煩並
言之耶樂記又言亂世之音怨以怒而係之鄭衛言亡
國之音哀以思而係之桑間濮上是此二音之倫節與
作此二音之世時迥不相同也朱子引樂記以為證而
全不辨其文義豈後儒耳目竟可塗哉案樂記注謂桑
間即濮上地名其音乃紂所作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

過聲凶聲漫聲注云淫聲若鄭衛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疏亦解桑濮為紂樂則桑濮之非衛詩歷有明證矣

通典謂鄘國古或作庸本庸姓之國即孟庸之所自出以鄘國姓庸不知何所據古未有以姓名其國者恐非也荀曹滕皆古姓而春秋時荀曹滕國則皆姬姓未嘗以姓為國名也當時必自有庸姓偶與鄘國同名耳若孟庸果鄘國女不應見鄘風衛風言庶姜鄭風言孟姜

不及姬姓女陳風言淑姬言齊姜宋子不及媯姓女古
人男女辨姓雖託之詩歌亦不苟也通典又云衛州新
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鄆城即鄆國斯言或然衛州今
衛輝府縣在府西南五十里

鶉之奔奔

埤雅釋鶉之奔奔詩云我以為兄兄女兄也曰兄者娣
刺宣姜之詞我以為君君女君也曰君者妾刺宣姜之
詞此解最優序云刺宣姜不云刺頑毛以兄為君之兄

不如陸之合序矣

爾雅鵯鵯郭璞以為鵯屬案鵯亦名鵯亦名鵯即鵯也

爾雅云鵯牟母者是此二鳥雖相似而非一類鵯是田

鼠所化春化鵯秋復化為田鼠

見夏小正及月令

故夏有冬無

鵯自卵生或從蛙化生

見列子及本草

或從海魚化生

見本草引交州

說故四時嘗有之郭以鵯為鵯屬非即鵯也又晉童謠

鵯之賁賁與詩語雖同然彼鵯乃南方七宿合成朱鳥

之形與鄘詩之鵯異

定之方中

椅梓楸榎

亦作榎

說文解為一木蓋大類而小別也今案

爾雅楸小葉曰榎大而斲

音鵲

老而皮粗斲者為楸

小而斲榎

小

皮粗斲者為榎

此楸榎之別也陸璣疏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

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此椅梓之別也故毛傳以椅為

梓屬實二木矣然爾雅椅梓郭璞以為即楸合之陸語

則椅梓其又楸屬乎齊民要術

賈思勰著

以白色有角者為

梓名角楸又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為柳楸又名荊黃楸

是又以子之有無為楸梓之別

梓似桐而葉小華紫百木之王也陶隱居言梓有三種
蓋指椅及楸併梓而三焉理赤者為楸文美者為椅而
櫟即楸之小者外又有鼠梓亦名虎梓草木疏名為苦
楸枝葉木理皆如楸小雅北山有楸毛云鼠梓是也郭
璞爾雅注云楸楸屬玉篇云楸鼠梓似山楸而黑與毛

同

漆元作泰象形如水滴而下其從水者乃漆沮之水名

也今通作漆

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毛云景山大山鄭云望楚丘而觀其旁邑及其丘山皆以景為大義朱傳訓景為測景與望字相對恐未然上章作宮室故測景以正其方位揆之以日是也此章追本欲遷之初升高望遠觀其形勢未及作宮室也測景何為況此句言山與京是測之於山乎抑測之于京乎下句降字正與上升字應則此兩句皆升虛事也八尺之臬須即其地而樹之不應身在

漕虛之上而遙測楚丘之山與京也文義尤難通矣
匪直也人言文公愛民務農如此非直庸庸之人也故
下文美其德而因及馬耳朱傳曰匪獨人之操心誠實
如淵深也其畜馬已至三千之衆則是君德之美止以
匪直二字帶言之而專侈言馬恐失輕重之權

古者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

見楚語

國馬君之家

馬牧之閑廐公馬田賦所出散在民間國馬邦國六閑
為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公馬大國千乘為馬四千衛詩

駮牝三千此國馬也左傳

閏二年

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

年乃三百乘此公馬也國馬三千已踰六閏之數故毛

傳釋詩分駮與牝為二明牡馬亦在其中若專指牝馬

則牡馬又在三千之外比於天子之十有二閏

馬三千四百五

十六匹

或反過之箋疏申傳意信而有徵矣焦傳曰馬七

尺而牝者已有三千之衆豈誤以駮牝為公馬乎然三百乘僅得馬千二百仍不合三千之數胡弗之思也又案文公國馬已過侯國之常而公馬尚未半大國之賦

多寡之相懸若此之甚者則有故矣左傳言革車三百乘非為馬言也特借以識田疇之墾闢與戶口之殷

蕃耳古者兵車出於田賦司馬法百井為成每成出車

一乘三百乘則三萬井當得民二十四萬戶田二千七

百萬畝

包氏之說異此辨之魯頌

衛之殷富可知文公元年止三十

乘在位二十五年遂十倍於其初足徵其賢矣況畜牧

之事責在校人耳游牧騰駒有法可以速致蕃庶至於

招流散辟草萊行之當有次第非人君宵旰憂勤躬親

勞來且積有歲年豈易奏績乎宜乎難易之不同也嚴
緝謂三百乘計馬一千二百正合六閑之數是合國馬
公馬為一也謬甚矣嚴又謂革車不用牝馬今併牝馬
數之故為三千亦不然書費誓云馬牛其風左傳云城
濮之役晉中軍風於澤

僖二十八年

風謂牝牡相誘也魯

晉故當戰時而言風是軍中有牝馬也不以駕革車將
馬用之若輜車則駕牛矣又列女傳趙津女言湯伐夏
左驂牝驪右驂牝龍遂放桀武王伐商左驂牝騏右驂

牝黃遂克商此又革車駕牝之明證

蝮蝮

蝮蝮在東莫虹也朝隤于西朝虹也莫虹截雨朝虹行
雨屢驗皆然雖兒童婦女皆知之也鄭箋云朝有升氣
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蓋漢世晴雨之候與今
無異矣朱傳獨曰方雨虹見則終朝而止張敬夫亦曰
蝮蝮見則雨止無東西之分驗之久矣夫自漢至今幾二
千年天氣如故也宋之末造於今未五百年乃獨相反

誠為難信

相鼠

鼠乃貪惡之物故詩以喻無禮儀之人言鼠則僅有皮人而無儀則亦如鼠非以皮喻儀也箋疏甚明後儒多誤解惟嚴緝得之

今人多以儀為儀容不知古之言儀其義廣矣觀左傳衛北宮文子語可見詩亦屢言儀云人而無儀又云其儀一兮樂且有儀抑抑威儀敬慎威儀皆非僅指儀容

也毛傳云無禮儀者謂為闇昧之行反而觀之則所謂儀可知矣

人而無止毛云止所止息也鄭云止容止也毛訓優矣人所止息自有定則無之則淫僻之行無所不為故可刺也豈僅在容止間哉

干旄

凡旗干首皆注旌建旄而鄘之干旄序言臣子好善則卿大夫所建也故毛以為旃鄭以為旃與物皆目卿大夫

言

周禮司常孤卿建旂大夫建物

毛謂平居則建旂出軍則建旄

大司馬百

官戴旗注百官卿大夫也此言出軍所建司常州里建旗則平居所建

次章干旗與首章

干旄末章干旄乃一人所建也三章皆言在浚是專論

一人事蓋衛臣食邑於浚當國之郊而下邑曰都城即

都之城一地而異其文耳鄭謂干旄兼指旂物旂則卿

物則大夫也又以干旗為州里所建而云州長之屬侯

國之州長士也其屬則兼乎士以下所指非一人豈以

叙言臣子多好善故廣言之與然於在浚之文則有礙

矣夫專美一人亦可概其餘毛說為允惟素絲良馬則
鄭義長

總批於此成文於彼以况御馬治民比善喻也但簡兮
篇以美碩人之德其說尤長干旄篇以當賢者善道之
言則迂矣鄭指干旄言較平正

素絲祝之鄭云祝當作屬此改祝為屬非以屬訓祝也
然劉熙釋名云祝屬也則祝亦可訓屬朱傳釋此字殆
祖劉

載馳

衛詩三十九篇惟許夫人之載馳乃其自作今諷其詞
清婉而深至誠女子之能言者也中三章專責許人不
能救衛無以慰已之心首尾則及歸唁之意立言可謂
有體矣蓋父兄歿不得歸寧婦人之禮也救患恤災亦
鄰國之誼也宋與許皆衛昏姻之國戴公之廬漕宋公
與有力焉許曾不出一旅以助之而徒責夫人以婦道
雖知其力不及然能無愴於心乎故首章言大夫告難

見欲歸之故也二三章再言視爾不臧正責其不救衛也四章以采蠹療疾為喻言當救之義也許不能救則衛必求救於他國故欲歸唁而問之末章控于大邦是也苦語真情出之禁禁千載下猶若親見之

載馳歸唁夫人意中事也義不得歸唁亦夫人意中事也故曰馳驅曰驅馬皆意中欲其如此而言之也曰既不我嘉曰許人尤之又意中料其必如此而言之也其實夫人未嘗出大夫未嘗追如泉水詩之飲餞出宿皆

想當然耳非真有是事也序云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
小力不能救欲歸唁其兄又義不得詩意則如此朱傳
取詩中所言皆指為實事謂歸唁是已行而未至而陟
丘行野則歸途自述其情吾不知夫人將出時告之於
許君乎抑不告乎許之臣民知之乎抑不知之乎如知
之則應阻之于未出之先不應追之於既出之後如不
知則小君之尊適千里之遠焉有倉皇就道舉朝莫覺
之理且此時許君安在乃坐視夫人之出默無一言直

待其行至半途始遣大夫踉蹌往追之乎孟子曰說詩者不可以詞害意觀此詩而益信

蟲爾雅說文皆作蔞今藥草貝母也陸氏詩疏郭氏爾雅注言其物色各不同陸云葉如枯樓而細郭云白華葉似韭蘇頌圖經論之以為此有數種今貝母葉隨苗出似蕎麥七月間華碧綠色與陸疏相類郭注云云今罕見之案唐本注言葉似大蒜正與郭注似韭同則此種唐世猶有之矣

衛 變風

淇奥

瞻彼淇奥釋文引草木疏云奥水名孔疏亦謂陸璣云
淇奥二水名而以毛云隈隩為誤今陸疏並無此文意今
本脫落乎案博物志以為澳水流入于淇而水經注疑
之且辨此水即詩泉源之水余因思泉源即泉水詩所
謂亦流于淇者也兩水相入必有隈曲之處奥乃隈曲
之稱詩人指泉水入淇之處為淇奥後人因詩之言遂

名泉水為澳水張

博物志

陸

草木疏

二家之說殆有因也但

陸據此而反以毛傳與隈為誤則孔氏非之允當

綠竹猗猗綠為王芻竹為篇

匹善切

竹

爾雅作篇蓄韓詩及說文皆作篇竹

詩雅注疏皆同乃二草也惟陸疏以為一草言其莖葉

似竹青綠色高數尺孔疏駁其非引小雅采綠證之謂

綠與竹定是別草得之矣自集傳改為綠色之竹後儒

不敢有異義而前說俱廢夫武帝斬淇園之竹寇恂伐

竹淇川漢史誠有之然唐以前諸儒豈皆未見漢書者

哉又水經注亦引漢武寇恂故事而辨之目今通望淇川並無此物惟王芻篇竹注作編竹不異毛於此蓋嘗得於目驗當不誤矣

案篇蓄吳晉本草名篇辨又名篇蔓節間有粉多生道旁方士呼為粉節草道旁草入本經下品李氏綱目云葉似落帚而不纖弱莖引蔓促節三月開細紅花結細子

綠即本草之蓋草入本經下品說文謂之蒹草可以染黃

漢書諸侯盤綬晉灼云盤草似艾可染黃因以名綬皆謂此盤本作綬與茝同即計反小雅采綠與采藍並稱以其皆染草也陶氏別錄云蓋草生青衣川谷九月十月采可以染作金色

顏師古注急就篇亦云

唐本草注云葉似竹

而細薄莖赤園小煮以染黃色極鮮好俗名茝蓐草

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毛公之傳詩亦然是切磋琢磨四字各為治器之名非有淺深也紫陽釋之以為磋精於切磨密於琢殆彊經文以就

已說

詩言瑟者三一見衛風兩見大雅集傳於旱麓二瑟皆
易傳箋自以續密茂密釋之獨淇奥瑟兮猶遵毛傳矜
莊之訓然戴記引詩復改訓為嚴密於是三瑟字皆得
密義矣字訓須有徵據訓密始於程正叔殆臆說也

傳云個寬大也韓詩云個美貌說文云個武貌三解各
異集傳曰嚴毅章句曰武毅皆從說文案荀子云陋者
俄且個也個與陋反正是寬大之義毛為荀弟子字訓

有本矣唐楊倞

其亮切

注引方言晉魏間謂猛為倜證之

非苟意也又案今本方言倜作擱二字殆相通左傳

昭十

年八擱然授兵登陴注忿貌武猛忿三義相近但詩美武

公之德無取於武猛當從寬大義為長

會弁如星鄭云弁縫之中飾之以玉礫礫而處狀似星
也不云礫礫似星而云礫礫而處則經言如星特象其
布置之疏落非取象於星光也朱傳以為如星之明則
稍異武公雖大國之君安得飾弁者皆夜光之璧哉又

釋文云礫本又作礫案礫訓白礫訓小石皆非明義
綠竹如簣毛云簣積也韓詩綠葦如簣簣積也薛君云
綠葦盛如積也簣簣字異訓積則同平子東京賦芳草
如積正用斯語伊川解為密比如簣而朱傳從之晦翁
甚愛韓詩義此獨棄而不用豈惡其同毛與

考礫

考礫箋云誓不忘君之惡誠害於理而小序以為刺莊
公則不誤也朱子非之云詩未有見棄於君之意不知

君不棄賢賢者何為而隱孔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之

士而無悶於世

見孔叢子

遯世無悶豈有道時所為哉是乃

邦有道而貧且賤者君子方以為恥焉得錄其詩

考槃在澗釋文云澗韓詩作干云境埆之處文選注引
韓詩曰地下二黃曰干二注雖不同然韓詩有內傳有
考有說有章句容有兩釋也董氏謂在阿韓詩作在干
是首次二章皆作在干也詩無此體

碩人之軸毛云軸進也釋文玉篇皆讀軸為迪以合進

義然毛不破字殆未必然也毛之傳詩本於師授豈容臆度哉上章邁字本草也而毛訓寬大於義尤遠必欲為之說當假邁為何字乎源謂軸以持輪車得之始可以進毛之訓進或以此蘇氏釋軸為盤桓不行此與毛義正相反真臆說也況進是進德之義以美碩人較優

碩人

蝻蟻非蟻螬也蝻蟻一名蝻爾雅蝻螬是也一名蝻蝻一名桑蠹爾雅蝻螬及蝻桑蠹是也身長足短生

腐木中穿木如錐至春雨後化為天牛蟻螯一名蟻螯
爾雅蟻螯是也生糞土中以背行身短足長如足大
指從夏入秋又化為蟬郭氏注爾雅已分為二物陶貞
白與蘇恭以為一蟲誤也陳藏器拾遺辨之當矣盼從
目分聲匹莧切目黑白分也眇從目丐聲莫甸切目偏
合也一曰邪視也盼從目兮聲胡計切恨視貌三字音
形義俱各別今人多亂之碩人詩美目盼兮盼字從目
從分說文玉篇引詩及石經皆同今本俱誤作盼監本

注疏亦誤此不可不急正也案廣韻盼字收入霽諫兩韻一五計切訓恨視一匹覓切訓美目則誤之來久矣正韻於霽韻既收盼字訓恨視於諫韻又兼收盼眇二字而訓盼為顧為視是誤以盼為眇也又以詩美目及孟子盼盼證眇字是誤合盼盼於一眇也三字之溷亂於斯極矣

施眾瀝瀝說文作施罟瀝瀝爾雅魚罟謂之眾則眾罟本一義也瀝瀝毛云施之水中韓詩云流貌釋文引說

文云凝流也與韓詩義相反近世楊用修云水平則流凝引唐詩江平不肯流水深難急流二語證之可謂辨矣然今本說文云礙流不云凝流也案詩濊濊本連施眾為句是言眾非言水礙流得之釋文又引馬云濊大魚网目大豁也則專指眾言朱傳云眾入水聲本傳語而增入聲義

氓

里巷猥事足為勸戒者文人墨士往往歌述為詩以示

後世如陌上桑雉朝飛秋胡妻焦仲卿妻木蘭詩之類
皆非其人自作也特代為其人之言耳國風美刺諸篇
大率如此集傳槩指為其人自作決無是理也大全載
輔廣之言謂谷風與氓二詩其文詞序次雖工文之士
不能及然其行一賢一否信乎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噫
癡人前不可說夢廣之謂矣

眈目大垂也湛

本宅減反

決也皆非樂義其訓樂者當作湛

說文云樂也又作醴說文云樂酒也又作妣爾雅云樂

也漢五行志借用沈云荒沈于酒此四字皆不見詩詩
獨借耽湛兩字為樂義但樂同而美惡不同鹿鳴之湛
君臣之樂也常棣之湛兄弟之樂也賓之初筵之湛祭
而受福之樂也雖樂無傷也氓詩之耽在男女抑詩之
湛在飲酒則皆為刺然獨氓詩之耽鄭釋為非禮之樂
者盖女而耽士尤失其正異于諸湛矣常棣韓詩云湛
樂之甚也兄弟之樂何妨於甚乎又耽字從耳尤音淫聲
古讀如耽今丁南反俗或作耽非是

氓詩言總角之宴則婦過氓時尚幼也又言老使我怨則氓棄婦時婦已老矣必非三年便棄也其言三歲食貧及三歲為婦正目初為夫婦時目意氓本窶人賴此婦車遷之賄與夙興夜寐之勤勞三歲之後漸致豐裕及老而棄之故怨之深也然風俗惡薄如此豈獨氓之罪歟

信誓旦旦毛云信誓旦旦然不解旦旦之義故鄭以懇切款誠述之案旦旦說文作思思思即怛之或體注云

慊也此與鄭義正同廣韻云忌傷也亦是慊意詩旦旦
義當以此為正玉篇云忌忒也爽也則因爾雅而為之
說然爾雅云晏晏旦旦悔爽忒也是推釋詩人言此之
意非旦旦正訓也又朱傳訓旦旦為明蓋即有如皦日
之義本與毛鄭不同韻會反謂此是毛義失之矣

竹竿

泉水竹竿皆衛女思歸詩也而有異焉泉水思歸而已
竹竿之思歸有所不見答也故二詩取興皆以淇泉二

水而意不同婦人之適異國猶小水之入大水也恐彼
泉水亦流於淇嫁者之常也若在左在右兩不相入豈
其常乎故以為不見答之喻也至釣者意在得魚猶嫁
者意在得禮舟楫得水而後行猶男女得禮而相配首
尾二興又為不見答之反喻此皆傳義非後儒之穿鑿
也今槩指為賦體徒以詞而已矣

佩玉之儺毛云儺行有節度說文云儺行有節也因引
此詩嚴緝取錢氏柔緩之訓而解為腰身媚儺真屬謬

語

芄蘭

宋沈括云芄蘭葉垂枝間如解結錐故為興韞亦當似
葉但不復見耳近世本草綱目祖其說言芄蘭實纖

俗作

尖如椎葉後曲如張弓指彊據此則韞是決非沓矣但

詩人託興本喻人君當柔順溫良信任大臣豈專為觴
韞二物取象乎况首章言支不言莢也毛鄭義優沈說
纖巧甚矣案芄蘭陸疏名蘿摩本草名白環藤研合子

其實名雀瓢三月生苗蔓延葉長而銳根及莖葉斷之皆有白乳六七月有華紫白色實長二三寸中有白絨可作褥輕煖又陶隱居言其葉生啗煮食俱可與枸杞同功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以其補精彊陰也童子佩韞毛以韞為決鄭以韞為沓說文訓韞與毛意同朱傳兩存毛鄭之說陳氏禮書非毛許而是鄭馮氏名物疏非鄭而是毛許案射禮右巨指著決以鈎弦食指中指無名指著沓以放弦決用棘及骨及象為之亦

名玦亦名挾沓用朱韋為之亦名極大射禮云朱極三
是也三者中三指各一也極取其中於指沓取其沓於
指也韞之為決為沓禮皆無明文而毛說較古又有許
說相輔當得其真許云韞射決也所以鈎弦以象骨為
之著於右巨指從韋業或從弓作彀

序以芄蘭為刺惠公而朱子不信夫惠公譖殺二兄違
拒王命其狼抗不遜可知序云驕而無禮正相合也且
即位時方十五六歲宜有童子之稱又何疑乎然則為

此詩者殆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之徒與

河廣

嚴華谷謂河廣詩作於衛未遷時是不然衛未遷時宋桓公尚在序不應稱襄公母矣况襄公未立尚可至衛安知母子終不相見詩猶可無作也嚴特以渡河為疑耳然孔疏謂假有渡者之詞非言渡河嚮宋義儘通也至朱傳先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矣後又云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豈未知襄公時衛已在河南邪

伯兮

箋謂伯兮詩指桓五年衛陳蔡三國從王伐鄭事諸子
以為無明文可考不知詩中為王前驅自伯之東二語
即其確證孔疏謂三國會兵京師始從王前驅而東行
伐鄭鄭在京師之東非在衛東也其言甚明

說文爰以投殊人也禮爰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
兵車旅賁以先驅徐鉉謂積竹者削去白取其青合之
取其有力是爰用竹也案爰之圍大處至二尺四寸小

處亦不減五寸不能純用竹青意必以木為心而傳積
竹於外故考工記廬人為爻廬人實攻木之工矣崔豹
古今注云檠戟乃爻之遺象用木以赤油韜之此據後
世之制而言雖非古爻必相仿髣也又案爻本作投通
作爻或云投爻古今字

毛傳云援草令人忘憂孔疏申其意以為援非草名引
爾雅釋訓及孫氏注證之然據傳文義明是以援為草
釋訓援援忘也郭注云義見伯兮考槃詩又明是伯兮

字作菱考槃字作諼矣若非草名則釋諼足矣何必兼
釋菱乎又說文引詩作葦草云令人忘憂草也或作煖
或作萱韓詩亦作萱草薛君云萱草忘憂也則以諼為
草名先儒之說皆然孔安得獨為異乎至朱傳以合歡
當之蓋襲鄭樵之誤

本草合歡在木部非草也嵇叔
夜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通義

辨之甚當

有狐

有狐綏綏毛傳以綏綏為匹行貌朱傳以為獨行求匹

貌字訓相反取興則同案朱傳此解特見齊南山鄭箋
求匹之訓因移以釋衛詩耳然南山之綏綏毛義實勝
鄭矣又案綏綏元作乂乂說文云行遲曳乂乂也玉篇
云行遲貌詩雄狐乂乂今作綏

有狐首章朱傳云在梁則可以裳矣次章曰在厲則可
以帶矣卒章曰濟乎水則可以服矣初不解其意既而
思之始知因次章厲帶二字生情也爾雅云由帶以上
為厲故朱傳訓厲不遵毛傳直訓為深水可涉處在厲

既為方涉則在側當是既涉故云濟乎水而上章在梁
為涉水時不言可知矣且厲為由帶以上方是涉時可
以束帶故未涉而可以裳既涉而可以服六義隨文彊
配之殊不知爾雅由帶以上特以記水淺深目非謂因
涉而束帶也况經云在側何由見其既濟乎而爾雅又
云以衣涉水曰厲則在厲獨不可衣乎

有狐次章毛云厲深可厲之旁毛蓋舉水以見岸也厲
本涉水之名非岸名也然厲必深水其旁之岸亦名曰

厲王氏曰岸近危曰厲此善得毛意深水之旁岸近乎危矣

木瓜

木瓜之園而小味酸漚者為木桃其大而黃蒂間無重蒂

埤雅謂之鼻云是脫華處俗呼為蒂其著華處乃臍也

者為木李木桃又名櫛

櫛陶隱

子雷公炮炙論謂之和園子木李又名榎

莫零切

櫛陶隱

居云山陰多木瓜人以為良果又有榎櫛大而黃又有櫛子小而漚禮記云櫛梨鑽之古亦以此為果鄭玄不

識以為梨之不臧者是已木桃下于木瓜木李又下于

木桃二者之外又有楹

烏溫切

楸生於北地蓋楸櫨之類

與林檎相似而

梓蒲沒切

異物三者皆與木瓜同類但木瓜

得木之正氣故貴之又有山櫨者味似櫨子故亦名櫨

唐本草謂之赤瓜子宋圖經外類謂之棠棣子即爾雅

之杞

音繫計

梅也雖有櫨名而類自別

毛詩稽古編卷四